

另
一
种
追
问

另一种追问

杨继红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追 另一种 问

杨继红 著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责任编辑:李晓丽

封面设计:孙凤娣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另一种追问/杨继红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1998.5

ISBN 7-5006-2770-X

I. 另… II. 杨… III. 社会问题-中国-现代 IV. D66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3433 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·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100708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1/32 10.25 印张 2 插页 204 千字

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,000 册 定价 11.30 元

序

余心言

杨继红的名字,我开始是从中国青年报上看到的。作者文章中敏锐的观察和对中国文字的自如驾驭,使人看了喜欢。可是,我没有想到,有一天见到这位作者的时候,站在我面前的,竟是一位 20 几岁的青年女性。

我是做过多年青年工作的人,自问对青年人还算有些了解,也抱着坚定的信心。“譬如积薪,后来居上”的客观规律我是不怀疑的。作者的文章不仅在于表现出对当代青年思想脉搏的熟知,出乎我意料的,主要在于作者遣词造句中的书卷气,这是书读得不多的人,特别是中国书读得不多的人不可能做到的。而这正是时下许多青年作者的弱项。

作者要我为她的这本文集作序,我很高兴地答应了。读了收集在这本集子中的文章,我反复想:写点什么呢?想着想着,想到了 4 个字:“如是我闻。”这句话是 2000 多年前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对他的弟子阿难说的,要阿难把这句话写在记录释迦牟尼所讲经典前后,以区别于世间流传的外道和不实之词,这一印象似乎同一位年轻女作家有点格格不入。但释迦当年讲经,目的在于劝人向善,所讲并非全是抽象的道理,而是广取世间相,多此譬喻,以便为人理解。阿难率



命，以“如是我闻”冠于所传佛经开端，于是人们就从这4个字开始看到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故事。后来，清朝学者纪晓岚也曾以“如是我闻”为题编写了4卷笔记，所记故事，略似《聊斋》，其实仍然是“文以载道”寓作者之人生理想、道德观念于其中耳。这大概不能算是盗用别人的注册商标。

杨继红文章的好处首先就在于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说教，而是充满了生活中发生的各种实实在在的故事，这些故事，读者也可能亲身经历过、看到过、听说过，或者至少从亲身的经验能够感觉到它们的真实可信。以此入文，可读性自然强，同时，文章中所表达的道理也自然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，说服力也是强的。

杨继红是一位记者，走的地方多，朋友多，知道的事自然比较多，文中所述不但是“如是我闻”，有许多还是“如是我见”。她的文章写得快，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题，用不尽的材料，从一方面说，这是时代提供了客观的可能。当今社会，无论生产力的水平、人们的生活质量、经济体制、社会结构、人际关系，都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，新事物、新问题、新矛盾层出不穷，话题确实是说不完。另一方面，可能不等于现实。大家都生活这样的环境中，为什么只有她能够感受到、捕捉到那些？写甚至是必须写的东西，而又能及时把有关材料组织起来，写出来，毕竟还需要另外一些条件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做有心人，随时注意观察，勤于思考，而其动因则是对民族、对社会的责任感。“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者谓我何求。”最可贵的正是这心忧——在潇洒的文字后面。

“文以载道”讲的是文章的功能。文章应当用来“载道”，“道”也要靠文章作载体。“言而无文，其行不远。”文采风流这是要下功夫的，但却不是“文章作法”之类的功夫。根本的还是要多读书。“熟读唐诗三百首”，我相信作者作过类似的



努力。临时查作文辞典,是不会做到运用自如的,更难免斧凿之痕了。

杨继红同志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,她的许多文章也就是电台中广播的评论稿。我历来认为广播电台的评论文章不好做。因为广播节目的内容存在于时间之中,不到那个点,你想找也找不到,过了那个点,想找回来也难做到。听众打开收音机,听到几句话,如果这几句话抓不住他,他又不可能跳过去浏览一下后面的内容,一不耐烦动一下钮,这个节目对于这位听众就算完了。电台的主持人在向听众广播时,形式上是我说你听,但实际上主持人并看不见听众,他是在“目中无人”的状况下说话。这就使他很难根据听众现场的感受及时调整自己讲话的内容和口气。近年来电台的改革,很重要的就是在针对这种状况寻找改进的方案。杨继红的文章出现在这个时候,也许不是偶然的。看她的文章时时感到作者和听众是平等的、可以互相交流的、没有一点居高临下的架子。这就拉近了作者和听众(读者)之间的距离。许多听众(读者)热情的来信证明了这一点。文章本来就是写给读者(听众)看(听)的。可惜许多人作文时心中只有文章却没有文章的对象。从目中有人到心中有人,实在应当是文章学的第一要义。

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,并不是因为杨继红的文章已经是字字珠玑,完美无缺了。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,也不应当以此为标准来苛求于任何一位作者,更何况是青年作者。从作者的文章启发出来的这点感想,主要涉及文章,特别是杂文或者叫政论性短文的写作规律。这些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。我自己就难以完全做到,只能作为一种努力的目标。我相信,随着岁月、阅历的增加,杨继红同志对许多事物的认识可能还会更尖锐、更深刻,也更善于发现解决矛盾的途径



和前景,因此也能给人以更多的启发。有人以为写杂文就是骂人,或者挖苦人,这确实是对杂文的误解。释迦讲经,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善于发现人心中向善之点,加以点拨、升华。他的“如是我闻”的故事,很多都是起这样的作用。点燃或者拨亮心灯,需要做许多细致、耐心的事,比一时的痛快费事得多。这样的费事,是进入人们心灵之门所必须的。杨继红同志的文章,既然已经有了这样好的基础,我们便完全有理由对她的明天寄予更高的期望。

愿与杨继红同志共勉。

1996年4月17日



随 风 飘 散

——代作者自序

后来我常想：我爱写字，其实不过是在倾诉一种紧张与忧心。

我时常会坠入一种紧张之中，就像漫不经心地散步，突然失足落水一样，防不胜防，在清醒与恍惚之间，我总臆想这样的两种角色：一个泳者，一个夜行者。

无边的人的世界正如同一个无边的人的海洋。有一个泳者在这样的“水”中仰俯起承，抬头时，他舒展肢体畅快呼吸，他能看见水上的蓝天，天空中的星与月，他为这样的世界大动情怀……然而就在同一瞬间，他不得不没入水中，深深吸了一口气憋在胸腔里，他低下头奋力向前一划——紧闭着双眼，周遭的激浪在拍打着他，他却正从这浪花的蕊中跃出水面……还有一个夜行者，只身走在黑漆漆的森林之中，大睁着眼睛，尽管什么也看不见，但他心里有一团光亮在点引着，他知道，“这黑森林是必须经过的”，因而这无边的黑便不那么难以忍受；“那光亮的地方迟早要走到的”。他于黑暗中透视着去路，脚步从容，不慌也不忙。

——我以这两种“前行”的状态来比拟生存。

其实人从生到死，从无到有，始终牵挂的就是这样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、同样是关于“前行”的问题：



“我从哪里来？会往哪里去？”

这个简单的“行走”问题却已成了永恒困扰人的“终极疑惑”，成为人与世界发生关系时始终纠缠在心里的一个死结。

每一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都这样追问过自己的母亲：“我从哪里来？”——浪漫的母亲会说：“河里漂来的，花朵里摘下来的，南瓜里剥出来的……”憨厚的母亲会说：“胳肢窝里拽出来的。”没有耐性的母亲索性说：“马路边捡回来的。”

孩子们在善意地哄骗中长大，这个“来龙”与“去脉”仍不得解，反生发出更多更深奥的“不解之谜”：

“先有蛋？先有鸡？”

“生命从何处来？”

“宇宙的边际在哪里？”

“时间的终极在哪里？”

“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”

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！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”

.....

还是300多年前了，在西方，人们经常聚集在教堂中讨论生命与宇宙的起始、终结。当时的科学家大胆提出：地球不过是一个漂浮在大气中的不停旋转的实心球——当时的人们轻易地“驳倒”了这可怜的真理：“是谁给它第一次拨弄，让它开始旋转？”“它靠什么支撑着才没有掉下去？”可怜科学家们已发现了真理，却没有力量去解释它——倒是这样的“真理”很快让人们普遍接受了：

“地球是一块驮在乌龟背上的方土”；

——“乌龟又站在哪里？”

——“是无数只这样的乌龟一个驮一个叠起来。”



今天看来多么可笑！因为今天的人们已经如此普遍地获得了真理——真理始终存在着，它需要的不仅仅是“发现”，而正是普遍的接受与认同。

对“真理”与“真实”的求索，由此上升为一份信念。有信念的人看上去总是兴致勃勃的——因为心里从此有了“核”。我始终认为：在这场旷日持久的“揭秘工程”中，探索与寻找无疑是有意义的；然而对探寻结果的记录与证明，对“真理”与“真实”的推广、传播，也同样可视作事业去倾心的。

刚刚工作的时候，我曾拜谒弇里古城文王演周易之“卦台”，在瓦砾间抠摸掏扒，捡到几块残破的石片，石片上刻有一些看起来毫无意义的、却让人觉着意味深长的细纹，这蜿蜒的纹路引人入胜；对我们来说，上古文明只剩一些蛛丝马迹了，譬如金字塔时代、复活节岛、虎贝古城、龙山文化、半坡文化、殷墟文化……这些曾经璀璨耀眼的文明，由于没留下足够的记载，大多仅存于后人的想象之中。一切曾活生生翻云覆雨的变化，如今只剩得一片化石、三两足迹、几幅简单而费解的岩画……假如连这蛛丝马迹也不曾留下，后人会坠入怎样的虚无与渺茫！

由是我给予那些记录历史、记录事实的史家以极高的敬重，丝毫不逊于我所能给予那些创造历史、改变历史的英雄。

二

依稀记得我们三兄妹都是从足岁开始，每到过生日就要被父母张罗着“扮起来”，弄到照像馆去留个影。于是我们各自便有了自己的“成长档案”：从光屁股会爬到光脚丫会跑，从系红领巾到戴平顶毕业帽，一张张顺着看下来，抽象的“成长”，竟是如此具体地刻印在那方寸纸板上，“我怎么会这付模样”——一百个不相信，然而“铁证如山”——这就是我



的过去！在不可逆转的时光中，我们生命的一瞬就曾经如此定格，因而得以保留下来，证明着它在彼时的存在。

后来大了，我便爱写日记，爱写日记的由头非常简单：生怕忘了这件事。相似的生活一天天过去，以罕有的几个不平凡间隔开无数的平凡，只有在翻检旧日记的时候，才会隐约地想起：“我还有这么勇敢的时候呢！”我曾以为自己会当飞行员呢！”——这些“物证”时时提醒着记忆。

记得初一时写过一篇很伤感的日记，那是一次大扫除时，眼见着同学们欢快地嬉闹着把尘土扬得高高、把落叶扫得飘飘，我的心情却在欢快中忽的黯然了，于是14年前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样的话：“会不会有一天，我们的生命也这般飘零？也会这样的被谁扬起来，像灰尘、像落叶一样在风中散落？”很幼稚。

然而又在若干年后，当我第一次看到纪伯伦的《沙与沫》时，我的惊奇与惊喜都是莫可名状的，他居然说：“不过是在昨天，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碎片，在生命的苍穹间毫无节奏地颤抖……”他居然说：“你和你所居住的世界，不过是无边大海那无边海岸上的一粒沙子……”我深深地被这些字句打动了：他是“先知”，早在半世纪前，已经预留下这些暗号，在静候着来者！若不是那些日记的提醒，我定然不会记得，自己曾经那么自然地应和着“先人”。

为了留住那稍纵即逝的片断，我开始忠实地认真地记录生活——也许这些记录只能算是“一只象腿”、“一根象鼻”、“一堵墙似的大象肚子”……只是客观现实的支离的片段，然而它们正是我所认知的“真实”，是我所观察到并虔诚记录下来的：现实。

有幸生活在一个变化万千的变革时代，让我得以饱览许多新鲜的事件、新鲜的观点。我轻易地获得了别的“记录家”



们踏破铁鞋四处寻觅的“动感”与“反差”。许多话题，譬如《谁是VIP》、《荒唐的例解》、《何物“官傍”》、《斑羚的启示》……倘不是这个时候亲所见闻，绝然是“创作”不出来的。

这些文章以很大的篇幅去关照普通人的人格建立，试图提出一种引伸到人的内心生活的审美理想，并始终热切关注这样一些问题：在开放了的国门面前，在金钱面前，在各种各样的诱惑与机遇面前，人的自尊、人内心生活的畅适，应该如何摆放？那些在现实的凿刀下无奈割舍的东西，又如何理想的熨贴中复原？我试图把它们放置到一个更庞大的视野中去观察——或者是“传统”，或者是“未来”。因为这不单单是某一个人要回答的问题，它同我们这个“生存群落”中每一个人的自尊与自信，同这个“生存群落”自身的生命力……都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。它所关照的，仍然是那个简单的、“何去何从”的“终极疑惑”。

在本册收录的70余篇小文章中，我尤其偏爱《聆听众神的笑声》，因为它圈点强调着那一种“紧张与忧心”：“人生如白驹过隙”——一闪而过的智慧的辉光作了无数段愚钝与苦思的“逗号”，间隔着我们悠远的思路，再轻浅的思想的光芒也不该被忽视：“它如静夜里一隙光亮，你若注视过它，它便照耀着你！”

三

在一本借来的小书扉页上，我曾见到过这样几行小诗，想来必定也是书主人很心爱的。大意是说他在书斋夜坐，小小的屋子盛不下他如风疾如潮汛的念头了，于是，他“推门小立月明中”，他听到“竹深树密虫鸣处，时有微凉不是风”。

“却是什么？”我曾因没问出这句话而得一知己。今天我以这一堆文字投石问路，静候知音。坚信理想的存在、继而



坚信理想何求，这样的人，是我最愿引为同类的。从不敢以“慧者”自榜，但想能闻这夜之幽香、草木之沁凉；能沐这“不是风”的清惻问慰、能听到这问慰中的轻唤与期许，便是与我类有一段久远的默契了。

默契与其他许多好东西一样，是可遇不可求的，不同时空的那些“同类的人”，终究也会走到一起，曾有人很有信心地许诺：

“花木幽深幽深的院落

小巷悠长悠长的寂寞

悠长的寂寞、悠长的歌

.....

师旷从寂寞中走来

屈原从寂寞中走来

荆轲从寂寞中走来

.....

寂寞原来不是河

是足下的轻舟

载寂寞的人漂过

.....”

感谢在学写文章的两年中，著名杂文作家余心言先生给予的关心，小至措辞、句读、用典的出处，大至行文结构、选题立意，都时常能得到老先生的垂教，这一份激励，让晚辈们敢不勤勉？

感谢在成书的两年中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李宏女士所给予的提携与提醒。她常常是我最严厉的读者，假如午夜两点电话铃山响，拿起来准是她：“你的某一段话所指不详！”或者：“我在某报某杂志看到你的转载文章了！”语气中的焦急与兴奋常反转来触动我；成文之后，她又常常是我的第一个



读者,许多论述与分析,得她的认可,方敢自信地捧到编辑室中。一并感谢《中国青年报》陈泉涌、徐程庆、陈小川几位老师曾经给过我的信心、感谢“周末话题”栏目的编辑为这些文章所付出的辛苦。

代
序



目 录

序..... 余心言(1)

随风飘散

——代作者自序..... (5)

精神的丝缕

我忧心忡忡地,既关注着那些下定
决心赞美人类的人,也关注着那些
下定决心谴责人类的人,还有那些
下定决心自寻其乐的人。我格外关
注的是那些一面哭泣、一面追求着
的人。

1. 怀旧..... (3)

——怀旧,像一支尽人皆知的歌子,只
要有一人唱起,就会有不少人轻声应
和,更多的人,即使不出声,也会从心里
给它轻轻地数着节拍,默默地,以心唱
作和声。怀旧,就像缕缕轻纱薄雾,弥
漫在都市高楼之间……

2. 凝影..... (8)

——经历过沧桑风雨走进暮年,有人深
信善良的愿望可以改变现实,有人深信



残酷的现实可以改变善良。不惟一个人,推及一群人、一个社会、一个国家……他的大脑中假如充塞着太多的怀疑,那绝不意味着理智与成熟,疑心属于暮年,属于死气沉沉的黄昏,属于阴晦的心灵。

3. 浮标 (12)

——有次在深水池学游泳的时候,我忽然理解了这种心理:不会水的人在水中,飘忽无定进退无着身不由己,于是池中那一道隔水浮标便成了习泳者的依托——它其实起不到救生的作用,它根本承托不了什么压力,但它是安全的象征,它是人在惊恐无措时首先要寻找的支持。

4. 人生四喜 (16)

——现今人们的“愿望”说不清是更具体了还是更模糊了,像巨幅油画耸在眼前,斑驳的色块清晰可见,但我们反而辨不清它画的是什么。

5. 圆满与极限 (19)

——过生日那天,先生买来一打大气球,想装点一下气氛。我在厨房,只听得屋里三两分种一声“呼”响——气球一个接一个被先生吹破,他歉疚地说:“我总想再吹大一点,再大一点,结果……”生活中许多事就是这样。你一心想着:圆满一些、再圆满一些,结果往往



事与愿违——“圆满”与“破天”只差一口气。生日的气球启发我去触摸一个颇耐寻味的道理。

6. 放下你的“布袋” (22)

——人生的“布袋”正如旅客的行李一般，五花八门：自卑者以其妄自菲薄为“布袋”；敏感者以其惶恐忐忑为“布袋”；好利者以其锱铢毫厘的丧失为“布袋”；争权者以其欲念妄想为“布袋”。

7. 口味 (26)

——口味是个骄纵不得的东西，上得去下不来，何况拿钱、拿权去宠惯了它呢？万一将来因为一点纰漏，马失前蹄，再没钱没权去宠纵它了怎么办？这得自己小心，因为对于某些人来说，失了口味岂不是失去了“大半个人生”？

8. 黑白人生 (30)

——傻子阿甘像一面镜子，立在世人眼前，天真的目光中饱含着疑问：“我们谁比谁傻？”——而这个问号恰如一记重锤敲在世人的脑勺，提醒着人们去思索那个在忙碌的追逐中早已淡忘的问题：“我为什么而活？我怎样追求我理想的生活？”

9. 一张名片 (33)

——一张小小的名片，指代着一个活生生的人。因为在人际关系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，早上同桌吃饭的也许晚上

